

午
風
堂
叢
談

午風堂叢談卷一

無錫 鄒炳泰晚屏

避暑錄話謂孔氏書傳以太湖爲震澤非是周官九州有澤藪有川有浸揚州澤藪爲具區其浸爲五湖旣以具區爲澤藪矣則非五湖也太湖乃五湖之總名耳今平望八尺震澤之間水瀰漫而極淺與太湖相接而非太湖積潦暴至無以洩之則溢而害田所以謂之震澤蒲魚蓮芡之利人所資者甚廣亦或可陂而爲田與太湖異所以謂之澤其說與鄭氏注周官澤虞職大澤大藪云澤水所

鍾也水希曰藪賈氏謂爾雅藪在釋地之篇不入
釋水之說並合蓋澤藪曰具區浸曰五湖經文甚
明鄭元慶釋石柱記引職方具區即禹貢震澤胡
氏禹貢錐指從之是也郭璞注爾雅具區乃謂今
吳縣南太湖即震澤沿譌不改史記索隱謂具區
洮澗彭蠡青草洞庭爲五湖者皆非

宋岳倦翁寶真齋法書贊載忠公同安帖行書四
行批尾二行親家太夫人伏想萬福今弟以次奉
侍同安浩上三妹不別啓老母致意家人同此
右建中靖國吏部侍郎鄒忠公浩字志完同安帖

真蹟一卷嘉定甲子予攝維揚郡有公之孫自毘
陵來訟於府携公綸告手澤求直於有司因是得
據案拭目字勁以端蹟清以厲意公之心與筆法
昭合是年十月有靳君雱者携他帖數十售於京
口皆予篋中已具獨得公一紙以備其闕賛曰公
書法本於薛少保稷建中聖天子嘗以是御奎畫
矣公於初政實濡諫墨而迄不遇合以償於讒慝
徒使孽京輩得以投時好而襲其蹟是抵掌可以
肖叔敖之貌而正心豈能得公權之筆此忠義之
士所以憤薰蕕之雜揉而繼之以憤激也此帖雖

未覩真蹟見永樂大典敬錄之以示子孫

王伯厚玉海答問或於樂毅奔趙疑於君臣之際
猶有未盡其曰毅報燕惠王書太史公謂齊之蒯
通及主父偃讀之未嘗不廢書而泣蓋毅於君臣
之義處之審矣趙王謂毅曰燕力竭於齊其王信
讒國人不附其可圖乎毅伏而流涕曰臣事昭王
猶事大王也臣若獲戾於他國沒身不忍謀趙徒
隸况其後嗣乎噫美哉言乎此毅之名所以千載
不朽也世道薄彝倫黷士會晉之賢大夫也奔秦
而爲謀主晉河曲之戰會對秦伯欲撓與駢之謀

譎趙穿而敗之習俗移人賢者不免若楚巫臣之
儔又奚責焉戰國之士樗里疾甘茂向壽爲秦之
臣或黨於韓或黨於魏或黨於楚矧違之他邦者
乎此義不明悖君要利習以爲常漢末袁渙對呂
布曰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其聞
望諸君之風而興起者歟此論樂毅心跡皎然余
纂續通志於劉整張柔傳誅其叛君要利立論亦
同

兼明書言蘋者多先儒罕有解釋陸璣草木疏謂
水上浮萍是也亦未爲分了爾雅疏亦云其粗大

者謂之蘋指爲萍類今人呼爲浮菜者是也入夏
有花其花正白故謂之白蘋按羣芳譜萍有大小
二種小者面背俱青爲萍大者面青背紫爲藻蘋
四葉合成一葉如田字形然則蘋當是別種謂萍
之大者爲蘋疑非蘋夏秋開小白花亦有黃花者
萍無花未可牽合

吾邱子行學古編八分列之第五漢隸列之第六
八分者漢隸之未有挑法者也比秦隸則易識比
漢隸則微似篆若用篆筆作漢隸即得之矣八分
與隸人多不分故言其法漢隸如蔡邕石經及漢

人諸碑此體最爲後出皆有挑法與秦隸同名異實隸書妙在不匾挑拔平硬如折刀頭方是漢隸書今人主分隸之說實所不解

彈碁之制起於漢劉向見西京雜記後漢梁冀傳注稍詳之而其制不傳廣記云今彈碁用碁二十四色色別貴賤又魏戲法先立一碁於局中餘者間黑白圍繞之十八籌俱未明確蔡中郎彈碁賦榮華灼爍萼不韡韡於是列象雕華逞麗豐腹斂邊中隱四企輕利調博易使馳騁然後我製兵碁夸驚或風飄鼓動若飛若浮不遲不疾如行如留

放一敝六功無與儔觀此可略存髣髴李義山詩
莫近彈碁局中心最不平則與蔡賦所云豐腹有
合王建宮詞彈碁玉指兩參差背局臨虛闕着危
先打角頭紅子落上三金字半邊垂讀之亦不能
通曉也隋經籍志徐廣彈碁譜一卷張柬之彈碁
經一卷今久佚馬端臨云春秋戰國之時先王之
禮制不至淪喪故巫史卜祝小夫賤隸皆能知其
數而其義則非聖賢不能推明之及其流傳既久
所謂義者布在方策而其數則湮沒無傳姑以漢
事言之諸儒訓詁轉相授受所謂義也然制氏能

言鏗鏘鼓舞之節徐生善爲容京房費直善言卜筮所謂數也今訓詁則家傳人誦而制氏之鏗鏘徐生之容京費之占無有能知之者矣與鄭夾漈論樂謂義理之說日勝則聲音之道日微同一深慨馬鄭皆宋儒而爲是語實爲先得我心

淳化閣帖自宋陳與義奉勅校釋閣帖劉次莊刻戲魚堂帖始附釋文施宿著大觀帖總釋姜夔有絳帖平黃庭堅題跋間亦音註明顧從義又撰閣帖釋文考異其後如羅森朱家標各有刊本王澐亦纂閣帖考謬十卷乾隆三十四年

上命出內府所藏宋畢士安初搨閣帖賜本選工

摹勒

特命內廷諸臣于敏中等審勘叅稽採諸家釋文
依字旁注析其異同

上加以折衷凡體例世次名系爵里以及誤編複
出悉為辨改犁然至當

御製淳化軒記因帖命名翰墨盛事允足津逮藝
林

訓詞以體制為先蓋上之諭下貴於深厚爾雅不
可引古奇崛反累正氣宋人制詞如王初寮汪浮

溪周益公不特得王言之體其愜合處可以感動人心王介甫蘇東坡曾南豐王禹玉元厚之翟忠惠基北海孫鴻慶或平正典重或秀偉流暢皆可爲法余撰擬外制於浮溪北海尤所服膺

峒嶠山銘見於吳越春秋南嶽記劉夢得寄呂衡州詩昌黎謁南嶽廟兼賦峒嶠山詩皆未見銘文至宋嘉定中何賢良致於祝融峯下樵子導往始從石壁間模碑文以歸奉曹彥約摹刻於嶽麓故集古錄金石錄金石畧俱未之載竹垞云是銘考古家率以爲偽祇因楊沈諸家箋釋支離故疑信

相半耳明吳道行禹碑辨頗詳核錄以備攷禹碑
辨云考吳越春秋載禹登衡山夢蒼水使者授金
簡玉字之書得治水之要刻石山之高處禹碑所
從來矣歷千百年無傳者道士偶見之韓文公劉
禹錫索之不能致形之詩詞宋嘉定初何子一遊
南嶽遇樵者導引至碑所始摹其本過長沙轉刻
之嶽麓山頂隱秘又四百年至嘉靖九年太守潘
公鎰搜得之剔土榻傳朝野始獲覩虞夏之書故
湛甘泉一見即稱篆法奇古雖深於古篆者僅能
辨一二字不可識其中所云深信爲禹筆獨帝禹

刻三字則宋人所題耳顧東橋謂禹精於治水今篆體皆流水形其出禹筆無疑但衡石踈厲碑必剥落或亦宋人流傳榻本耳蒲陽林巽峰則謂字畫竒古非秦漢一體文字雖石鼓文原父鼎器銘且讓焉然古文自漢知者已稀其義失傳未詳何謂季彭山亦謂別有隱義未可知惟是楊升菴沈靖陽各有譯義乃蔡季二公隨執譯義力辨其非禹筆余嘗細玩碑刻反覆今古詩詞序論益信爲禹筆無疑竊怪譯詞之誤適以開反古者之疑局故辨之者合疑議譯詞之誤不應泥譯詞而疑非

禹之碑試即以後人所疑者辨之而猶覺所疑之
非也據蔡氏以衡嶽志載禹碑二岫巉密密子一
傳本復稱碧雲此非子一之言乃張光叔代序耳

見張世南
游宦紀聞

其非一又以勒石見德禹所深戒古人

祭告則有之登封鐫石則未季氏亦以周穆王宣
王始有石刻攷白虎通禹與周成王封太山禪會
稽社首勒石蓋王者受命必封山增高也禪者增
厚也刻石紀功著已功績也又何以必禹之不勒
石也其非二蔡又以碑勒自禹嶽麓名自宋徽宗
夫嶽麓之名自宋真宗時賜額載在通鑑長編及

南軒諸記而以爲徽宗則嶽麓舊志引衡嶽志所傳而未之深攷也其非三且謂韓公索之不得歐趙深於博古者皆未見而疑道士之見子一之傳爲誑湛甘泉所云宇宙神物固當天寶地藏久則必復見安知道士樵者非山靈異人而使之見者也况原碑在深山窮谷荆莽沙土迷覆已久搜訪之人又安肯一一窮心力而必欲得之耶其非四如以此四者而疑非禹筆恐博識不盡然至謂岫嶠在衡嶽麓在潭碑勒岫嶠詞稱嶽麓爲謬戾此其說近是然亦楊沈二家譯義之誤當日止從潘

侯獲碑嶽麓起見亦不自覺碑勒峭屢詞稱嶽麓
之爲非也則其譯義之誤可類推矣奈何不譯義
之是議而徒執偏見以爲非禹碑則亦不情甚矣
况李子轉以此碑勒之會稽又何過於好竒若此
善乎通志有云是書爲蝌蚪其爲禹所遺無疑但
其文義缺之可也

班孟堅白虎通晉宋迄唐諸史志及釋經集類之
書皆曰白虎通近盧抱經先生刊本斥崇文總目
標題白虎通德論之非其說未安愚按章帝紀則
曰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及諸生諸儒會白虎

觀講議五經同異作白虎議奏於班固傳則曰會
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於儒林傳則曰命
史臣著爲通義曰奏議曰通德論曰通義皆諸儒
論奏之文卷帙繁多無慮百餘篇觀蔡中郎集巴
郡太守謝前後賜書可見迨固撰集成書始名曰
白虎通觀班固傳上云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
白虎通德論下云令固撰集其事文義顯然蓋古
人解經並謂之通通義通德皆可名曰通洪容齋
云如注丹易通論名爲注君通是也盧氏本採周
廣業之說謂通德二字本不連讀疑白虎通之外

別有德論復引李善文選注孟堅有功德論云云失之遠矣

宋潛溪評曾南豐之文謂如姬孔之徒復出於今世信口所談無非三代禮樂及觀其攷論金石文字博聞特識時時出原父永叔所未達如後漢桂陽太守周府君碑永叔云圖經不著其名南豐則据曲江縣圖經周名昕字君光其碑陰曲江字皆作曲紅而蒼江字江夏字亦作紅蓋古字通用又原父商雒鼎銘惟十有三月旁死魄君謨問十四月者何謂原父不能言南豐謂古字亦作灸人作

此之類皆重出如此者甚衆則此文作三者特二字耳又漢武都太守漢陽阿陽李翕西狹頌翕字殘缺不可辨得永叔集古錄跋尾以爲李會南豐見馬中玉所得此頌始知其爲李翕也永叔學博不能闕疑所以不能無失南豐嘗集古今篆刻爲金石錄五百卷其書不傳深可悵恨

懷素聖母帖真蹟長卷貞元九年歲在癸酉懷素書舊爲新都吳太學用卿所藏後歸荆溪任氏王伯穀跋云結構綿密波畫遒勁筆法乃與文休承所藏小草千文相類蜀人陳盟亦云運筆之妙殆

近神化絕代佳人自應矯若游龍翩若驚鴻望而
心醉坐卧其下千日不能去惜宋元諸跋爲黠工
截去今惟存王陳二跋耳米老云若見真蹟慚惶
殺人視人間所傳石本豈優孟衣冠所能彷彿一
二

宋景文書柳柳州集云此一卷集外文其中多後
人妄取他人之文冒柳州之名者聊且裒類於此
陸放翁云所謂集外文者今往往分入卷中矣讀
柳州集當知之

山谷跋子瞻送二姪歸眉詩云觀東坡二丈詩想

見風骨巉巖而接人仁氣粹溫也余深服膺斯語
要自胸中有萬卷書豈特天資絕人

山谷又云中令帖中有相勞苦語極佳讀之了不
可解者當是牋素敗逸字多耳米元章專治中令
書皆以意附會解說成理故似杜元凱春秋癖古
帖類然不獨元章之於中令

尤文簡公藏書之富甲天下於梁溪西置萬卷樓
於惠山秦皇塢置錫麓書院於讀書臺又置遂初
書院舊名依山亭至文簡改今額原扁宋崇陵御
筆名遂初者文簡愛孫興公遂初賦以自况也文

簡每公退則閉門謝客以抄書爲事其子弟及諸
女婢亦計日分抄嘗語李太史燾曰吾所抄書若
千卷將彙而目之飢以當食寒以當衣孤寂以當
友朋幽憂以當金石琴瑟後燬於火魏鶴山跋遂
初堂藏書目錄序後云寶慶初元冬南遷過錫山
訪前廣德使君則書厄於火者累月矣爲之徬徨
不忍去因言藏書之家鮮有久而弗厄者如江元
叔王文康李文正劉壯輿南陽开氏子孫不能守
孫長儒宋宣獻晁文元尤氏子孫則子孫知守之
矣而火攻其外深可歎惜

世本文選無夏侯泰初樂毅論周益公題樂毅論
云歐陽引文選所載今無之蓋在宋時已然矣又
云以世傳兩石本較正與史記本注時時異同乃
知古書屢刊漸失本來脫落訛舛後人以意增改
宋本猶不足恃何論俗刻

周益公跋楊无咎秋蘭亭圖予老而學圃諸園丁
則曰春蘭夏芷秋蕙冬蓀葉莖花色往往多寡不
同予異其說徧以古書考之屈原離騷經紉秋蘭
以爲佩張衡東京賦秋蘭被涯又思元賦幽蘭可

喻

平子思元賦縞幽蘭之秋華兮又綴之以
江蘿秋蘭可喻乃曹子建詩益公偶誤潘尼

贈河陽詩流聲秋蘭之類言蘭以秋而花也屈原
九歌春蘭秋菊陸璣庭中寄樹詩歡友蘭時往注
春時也梁元帝詩春蘭本無絕唐太宗詩春暉開
紫苑淑氣媚蘭湯之類此言蘭以春而花也宋玉
招魂光風轉蕙汜崇蘭些抱朴子春蕙秋蘭陸璣
悲歌行春芳傷客心蕙草饒淑景是蕙亦可言春
矣本草圖經蕙七月中旬開花至春是蕙亦可言
秋矣故離騷曰蘭蕙變而不芳荃蕙化而為茅說文
荃蕙同音文選蓋合四者而言之湘君歌亦云薜
以蓀壁為荃壁荔拍兮蕙綢荃橈兮蘭旌湘夫人則並云蓀壁蘭

橈蕙楊芷葺司馬相如長門賦搏芬若以爲枕席
蘭荃而蒞香乃知四時香草同出異名葉常青而
花隨時自屈宋至漢唐皆於蘭蕙互言春秋豈特
邵伯溫見聞錄證黃氏之誤而已然則園丁之說
未爲無據云云予按劉次莊云今沅澧所生花在
春則黃不若秋紫之芳馥黃魯直云一幹一花而
香有餘者蘭一幹數花而香不足者蕙遜齋閒覽
云如蘭一物或以爲都梁香或以爲澤蘭或以爲
猗蘭草當以澤蘭爲正蕙即零陵香羣芳譜云今
所崇尚皆非靈均故物至有謂春花爲蘭秋花爲

蕙其視紉秋蘭以爲佩之語不刺謬乎江南蘭則在春芳荆楚及閩中者秋復再芳故有春蘭夏蘭秋蘭等名蓋物土所宜因地而殊譜說得之平園園丁之說不足據也至遜齋閒覽論楚詞所詠諸香草謂蕙一名薰蘼蕪即今芎藭苗蒞葍薑芷有四名正是一物即今所謂白芷江蘼杜若即今山薑余謂楚騷所載香草當各爲一種非一物異名按司馬相如賦被以江蘼糅以蘼蕪乃是二物嘉祐圖經杜若廣雅所謂楚蘼杜蘼爾雅所謂土鹵其類自別据此則本草謂蘼蕪一名江蘼杜若一

名杜蘅者皆非吳氏仁傑離騷草木疏据說文以
蘼蕪江離爲異名同實亦誤而遯齋至以江離杜
若爲一物則更謬矣東方朔七諫云捐葯房與杜
蘅王褒九懷云芷室兮葯房芷葯齊稱自係二物
又神農本經云白芷一名芳春說文芷字解云薑
也薑字解云楚謂之離晉謂之薑齊謂之芷並無
作芷字解者則芷與芷又判然二物惟芷與薑未
見別據耳搗車爾雅藹車芘與集韻藹香草芘藹
也郭璞注山海經所謂羊蹄者當即此留夷上林
賦云雜以留夷顏師古謂香草張揖作新夷非也

新夷乃木耳吳䟽辨之是已

周公謹載性齋所藏銅方鑪四脚兩耳饗饗回文
內有東宮二字且云此鼎博古圖所無余於京師
得一圓鼎兩耳三足足高不及寸徧體塗金雷文
極精緻中有陽識東宮二字湯允謨嘗謂陽識決
非三代物余見東漢器間有之此器當是漢物

史記索隱越發習流二千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
人諸御千人伐吳謂習流為流放之罪人使之習
戰左傳吳越笠澤之戰夾水而陣吳越春秋注徐
天祐亦云笠澤之戰越以三軍潛涉是習水戰之

兵若使罪人習戰越一小國流放者何至二千人
此說爲近

王損仲惟儉苦宋史煩蕪刪成二百五十卷其目
錄乃湯義仍改定首紀次表次傳次志紀十五表
五列傳二百志三十通爲宋史其義例大略本紀
則更瀛國公爲帝熈增端宗帝昺二紀年表於宰
輔外增南唐諸國及遼金二表而附以夏國宗室
傳於英宗皇考濮王孝宗皇考秀王之後增理宗
考榮王希盧改南唐北漢世家依漢書項羽例總
名列傳宰執中如王安石之亂法耿南仲之誤國

皆特書以示戒若庸臣如李昌齡姜遵輩倣漢書
陶青劉舍之例止於他傳未附見姓名年表具爵
位而已史彌遠嵩之一代窮竒李知孝梁成大權
門鷹犬舊史於二史虛事褒揚梁李徒有官簿并
從刊正諸史止有儒林宋史始列道學道學之目
乃賈同胡紘諸人創之以攻朱子者今刪去道學
通曰儒林舊史奸臣傳倣新唐書例然旣列悖布
諸人而史彌遠之易皇嗣史嵩之之酖直臣罪豈
可貫史家據事直書忠邪自見不必復別之為奸
始足懲戒也若薛昂羅汝楫陳自强王次翁之流

皆附諸奸本傳之下志則歷法

刪天文五行志

郡邑禮

儀衛輿服

二志併入樂食貨河渠兵刑百官選舉凡十篇惜

未見抄本據目錄云爾但如十國世家割據一方
歷有年所應依晉載記之例改爲載記不應依漢
書項羽例爲列傳乃得之

尤煥西施辨謂范蠡載西施事不見正史特見之
杜牧詩有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之句及覽墨
子則曰吳越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沉其美也遂云
吳亡後西施亦沉於水使隨鴟夷下報子胥之忠
其說殊謬吳亡范蠡載西施而去韜晦隱避自沉

其美豈必沉於水始謂之沉乎越以西施滅吳矣
又何爲沉西施以報子胥乎吳越春秋逸篇云吳
亡後越浮西施於江隨鴟夷以終范蠡去越自號
鴟夷子皮吾鄉近太湖有仙女墩舊傳范蠡載西
施泊此故名吳人詈之又名罵蠡墩是其明證

荆公評文章常先體制而後文之工拙嘗觀蘇子
瞻醉白堂記戲曰文詞雖極工然不是醉白堂記
乃是韓白優劣論耳於此可悟文家立體之法

畫史言陳所翁畫龍醉餘大叫脫巾濡墨信手塗
抹然後以筆成之或全體或一臂一首隱約不可

名狀曾不經意而皆得神妙余見其畫龍巨幅陰
雲噴空見一首兩爪而全神並出盛夏張之陰寒
之氣直聳人骨上大書所翁二字下脚筆長亦極
變化

續通鑑長編太平興國二年七月辛巳詔諸州搜
訪先賢筆跡圖畫因是月辛酉祖令孫進王羲之
模本書故也此太宗搜訪之始

挈壺漏刻其制不可考王伯厚據易氏說以唐制
推之水海浮箭四匱注水始自夜天池以入於日
天池自日天池以入於平壺以次相注入於水海

浮箭而上以浮箭爲刻分晝夜計十二時每時八刻二十分每刻六十分箭四十八二箭當一氣歲統二百一十九萬一千五百分悉刻於箭上銅烏引水而下注浮箭而上登至於晝夜之別分至之候冬夏長短昏曉隱見與周官晷影無差又孔氏穎達謂浮箭壺內以出刻爲準賈氏公彥謂漏水壺內以沒刻爲度雖浮沒不同大致一也史記正義云馬氏融以昏明爲限鄭康成以日出入爲限故有五刻之差

黃孝存蛟起西神叢語載吾邑正統中釋覺性撰

慧山志景泰中釋圓顯慧山記十卷成化中邵二
泉潘玉林兩先生惠山志六十卷至崇禎中談高
祐撰錫山別考其書皆載山川往蹟尤鏡湖鏜因
萬歷癸酉新志簡略作錫山山水補人物地理寺
觀津梁考核尤詳右求之藏書家俱無之惟邵二
泉慧山記從江省採進遺書內抄得上下二卷與
黃所載卷帙不合當博訪以廣舊聞

狡兔死良狗烹四語見史記本吳越春秋范蠡高
鳥已散良弓將藏狡兔已盡良犬就烹云云不特
豺狼當道安問狐狸二語本前漢書京兆督郵侯

文之言不始張綱鷲鳥累百不如一鶚二語本鄒陽獄中上書不始孔融薦禰衡可見古語當知所本

錢舜舉寫生紫茄圖卷自題云蚤日毗山愛寫生瓜茄任我筆縱橫自憐巧處還成拙學圃今猶學未成有將樂余思復跋見江村銷夏錄不特其畫妙絕如生并愛其詩句之工今在商邱陳侍讀伯恭家

沈啟南爲韓錦衣寫園林六景每幅題以小楷詩文壽承得之坐卧必觀至忘寢食亦見江村銷夏

錄余於京師得石田翁畫冊四幅林泉人物古色
蒼然每幅題以小詩間與錦衣畫冊詩句同而紙
幅尺寸不合乃中年精到之作錢黼堂宮贊極賞
之

左傳不載介子推被焚事惟晉乘云介子推去而
之介山之上文公待之不肯出求之不能得以爲
焚其山宜出及焚其山遂不出而焚死今太原士
民於冬輒寒食一月蓋文公以魯僖公二十四年
二月返國周之二月今之冬令土俗必有所本而
并州俗又以子推五月五日焚死乃不舉餉寒食

未知何說太平御覽載文公焚林白鷗萬翼扇滅
煙焰子推得不死晉人爲築思煙之臺恐不足據
吳下張上舍顓三得琴川毛氏宋鋟廣韻刊行朱
竹垞序云顧寧人校廣韻力欲復古刊之淮陰第
仍明內庫鏤版緣古本箋註多寡不齊中涓取而
刪之畧均其字數頗失作者之指四庫所收原本
廣韻五卷不註撰人名氏註文簡當乃宋大中祥
符重修以前舊本即顧氏所校本也此書元初已
有刻版非明內府中涓所刪海內言韻者當以是
本爲準陳彭年等重修廣韻共二百六部仍從舊

本注文雖賅博不如原本之簡當

夏器皆鈿紫金爲文商器多取諸物以爲形似如
魚鼎以魚爲魚蠱鼎以蠱爲蠱父已鼎作大小人
形小者孫大者子如稱子孫永寶之類鳥篆戈銘
一字戈如飛鳥之形祖丁卣作兩目相並中爲犧
形下爲兩冊弓壺器以弓銘之斧爵以斧銘之周
饗饗立戊壺銘二字上爲立戈下作鳥形皆取象
於物而書畫未分者也其他古文奇字不能盡識
蓋古之文字形聲假借即周初去商未遠故篆體
未有變省蔡君謨得劉原父鼎銘始知古之篆字

或多或少或省或移之左右上下然亦有工拙秦漢以
來始裁歸一體耳古器多曰作寶彝如鼎卣爵鬲
等亦謂之彝蓋彝者法度之謂非六彝之彝商周
器皆然如商之父辛盤夔鼎寶卣皆曰彝欲姬壺
銘曰欲姬作寶彝招父丁爵曰父丁尊彝庚甗曰
應姊彝周之文王方鼎謂之尊彝單子方鼎謂之
從彝師望簋銘曰太師小子師望作彝彝公卣曰
公作寶尊彝并不言氏族姓名其銘字多寡大畧
商初或一二字多不過數字周初尚簡周末文繁
然夏鍾鈿紫金爲文已有三百餘字商之兄癸尊

蓋底皆有銘多至二十餘字伯蓋蓋銘三十有一
字在脣十有四字在蓋亦難盡泥鐵網珊瑚謂款
識三代同陰識謂之偃囊其字凹漢以來用陽識
其字凸間有凹者或用刀刻如鐫碑蓋古銘深朴
如仰瓦形或用刀刻亦豐足自然非如後世鑿款
率弱乏神也其曰父癸父辛父丁癸舉庚甗等以
甲乙等爲名舊說以子爲父癸作或爲其父丁而
作如太甲太戊外丙仲壬之類然說者謂廟非一
器當爲昭穆相次故以甲乙名之如稱甲鼓癸鼓
之屬不然商周名器何大畧相同若此洪容齋亦

云以十千爲名商人無貴賤皆同而必以爲君所謂癸即主癸巳即雍己是六七百年中更無一人同之者矣博古圖之說殊不足據

王逸少千文自周興嗣次爲韻語歐陽率更張長

史道人智永各書本行於世宋侍其璋

字良器皇祐元年進

士屢刺名郡官至朝散大夫贈金紫光祿嘗以巧意遷避興嗣所用字

別製千言貫穿經傳詞義粲然黃魯直見而抵之

以書曰引詞連類使不相抵觸甚有功當與凡將

急就並行也葛勝仲爲之序云千文爲世用久矣

今增以續文合二千言凡取一字爲母配以次字

為一號展轉相乘可計二百萬之數於世用豈小
補哉當時稱美如此彭雲楣先生恭跋

御製全韻詩用興嗣千文重排困難見巧深蒙
睿獎

天筆親題旌為異想逸才真

異數也

李燾云太平興國二年詔太子中舍陳鄂等同詳
定玉篇切韻藝文志載鄂等同詳定篇韻在雍熙
中與本紀實錄不同恐志誤也

明嘉隆間吾鄉談十山愷築萬備堂喬松怪石北

枕巨池時閩客王元白言燔彪骨可祛蚊十山持
節粵東時得黃獅骨因取一刀圭雜百和香焚之
蚊蟻遂絕又以降真香召鶴篤祿香召鳥鳴傳爲
異境

朱子集傳因鄭氏之說盡去美刺探求古始呂東
萊不能無疑朱子亦不取東萊讀詩記王忠文禕
稱東萊讀詩記最爲精密朱子亦兼取之王文定
謂東萊恪守序說其甚難解處方以別義代之多
翦裁先儒成說擇其理之正者用之間有少出已
見亦皆謙退和平蓋序說去古未遠傳授有源豈

容一例詆斥讀詩記與嚴氏詩緝皆不可輕視之也

昔人云世人但見文五峯板實一路遂忽之其渾厚古勁處即太史猶當少避余見其仙山採藥圖渾古中自具蕭遠之致他作不多見也當於北宋諸家求之

王元之爲翰林學士謝表云頭有重戴蘇子瞻謝表云寶帶重金重戴謂打繖又服大裁帽重金謂賜御仙花帶得佩魚制比兩府非他學士擬也林下清錄宋顏方叔製諸色牋有杏紅露桃紅天

水碧俱研花竹鱗羽精妙如畫近日嘉興皆金閣
所製衍波六合高門粉牋凝光對牋研山水人物
花鳥並模古人名蹟極工妙惟紙質粗硬不能垂
遠杭州虛白齋所製清砮牋堅紉極薄最佳蠟牋
質極豐肥蠟光如鑄並稱妙製古雪齋所製清砮
亦佳

畢秋帆中丞貽余景龍觀鐘銘銘見宋次道長安
志字體有八分遺意間雜篆法朱竹垞稱其姿態
橫出蓋唐以說文字林取士開元以前人皆習篆
籀之學唐太宗御翰亦然

絲聲備五聲而其變無窮絲聲中琴爲至白虎通
曰琴者禁止於邪以正人心也姜夔樂議分琴爲
三準自一暉至四暉謂之上準四寸半以象黃鍾
之半律自四暉至七暉謂之中準九寸以象黃鍾
之正律自七暉至龍齧謂之下準一尺八寸以象
黃鍾之倍律三準各具十二律朱子論琴法十二
律並用太史公九分寸法爲準損益相生分十二
律及五聲位置各定誠所謂識其大者近琴客至
以崑曲小曲入琴法理俱失士大夫競尚之人心
奚以近古宋秘書正字朱長文有琴史六卷

宋吳興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列經史子集中分
五十三類視晁公武讀書志議論較爲精核馬氏
經籍考多援之而作其書久佚永樂大典載之余
校纂成編列入四庫曾以聚珍版印行購者珍如
星鳳

閩中令五星二十八宿真形圖狀貌奇詭設色濃
古篆文題識更妙清河書畫舫載此圖在韓存良
宗伯家不知從何落書賈手余於京師廠坊見之
越宿往購已爲捷足者得之矣不覺奮腕

吾鄉趙月潭玉森識小編頗述佚典多史乘所未

及龔震西廷歷續勾吳聞見錄八十卷備一代文獻其書求之數年無有存者

澄心堂紙光潤滑膩故劉原父云斷水折圭作宮紙李伯時作畫好用澄心堂紙余嘗見伯時真蹟亦莫能辨建業澄心堂即今內橋中兵馬司遺址畫史會要云古畫無名款者多畫院進呈卷軸皆有名大家迺御府畫也世以無名人即填某人款字深為可惜此病在元明已然

吾鄉馬雲翎耕文忠公世哥之孫起自孤露中詩長於七言樂府尤工年甫三十而卒王阮亭稱其

詩有奇氣時時倣李長吉而未竟其才其遺集二卷曾見刊本顧晴沙觀察選入梁溪集中

余嘗見絹本中興頌歐公所謂時人多以黃絹模打不能一一如所藏西臺本也

惠山石門珠簾泉在張仙殿後石壁晝夜淙淙不絕碎流如珠下垂如簾下有石潭潭上有青質起分許宛如鳳形在石門下一里許志以石門為珠簾泉非也石門亦有水流自石罅中微而易涸

葉夢得石林燕語皆關當時掌故於官制科目言之尤詳陳振孫謂其書成於宣和五年其論館伴

契丹一條及論宰相一條俱係建炎時事振孫蓋據自序首四字言之耳汪應辰嘗作石林燕語辨而成都宇文紹奕亦作考異以糾之見永樂大典中如馬周御史裏行一條引宋人唐書以駁唐人六典頗類劉炫之規杜預吳縝之糾歐陽修然詳確者實足訂石林之誤余爲史官時以紹奕考異附夢得各條之下列入四庫於史學大有裨益

午風堂叢談卷二

無錫 鄒炳泰曉屏

春秋家於日月名字爵號氏族間動云其例在是
余嘗論春秋有列國赴告原文且簡冊有脫落不
得盡指為例及見武進楊農先椿序顧震滄春秋
大事表云昔之言春秋者莫善於義莫不善於例
義者宜也例則舞文弄法吏所爲非春秋教自漢
胡毋生著公羊條例廷尉張湯用之以治大獄丞
相公孫宏以其義繩臣下江都相董仲舒撰決事
比於是公羊家以春秋之義爲獄吏例矣穀梁氏

因之左氏後出經生恐不得列於學官倣公穀二
家爲書不書之例引孔子君子之言附益之後儒
未察皆謂出於邱明杜預集傳中諸例爲釋例十
五卷四十部而習春秋者益但知有例不復知有
義矣司馬遷云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者胡毋
生例也張晏曰春秋才萬八千字李燾曰今更闕
一千二百四十八字則春秋文脫落更甚於他經
後人欲於日月名字爵號氏族之間以一二字同
異爲聖人之褒貶且云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
有斷例豈不謬乎此論最爲明澈可以破諸家臆

說

宋楊湜有春秋地譜十二卷編十三國地皆釋以今州縣名并為圖於其後常氏已嘗有此書而湜增廣之顧氏震滄作春秋大事表列疆域及犬牙相錯五表以

本朝府州縣輿圖為定本注明春秋國邑地名非若舊地理指掌止就分封時地界畫定也蓋強兼弱削大小無定形此書更覺瞭然

春秋時晉中牟楚豫章當屬何地迄無定論顧氏震滄謂今之中牟乃鄭之圃田至漢初始置中牟

縣前漢書地理志謂趙獻侯自耿遷此者非河南之開封中牟係魏分地趙安得而徙之定公九年齊侯伐晉夷儀晉車千乘在中牟夷儀前本邢地傳云邢遷於夷儀當在今順德府邢臺縣西去今河南之中牟六百餘里其誤已始於通典云云按左傳杜注云中牟當在河北張守節史記正義謂相州湯陰縣西有中牟山中牟當在其側湯陰爲晉東陽地秦卽爲上黨邯鄲二郡地衛在河北衛侯如晉過中牟則湯陰路非廻遠其說爲近若今開封之中牟則杜注已云今滎陽有中牟縣廻遠疑

非矣顧氏又有春秋吳楚越之傳其稱豫章者六
杜注於昭公十三年傳則曰江北淮水南於栢舉
之傳則曰漢東江北地兩岐其說漢分秦九江郡
置豫章郡雖亦以春秋之豫章得名然實非當日
之豫章至南昌始終為楚地於吳無與按昭公六
年令尹子蕩帥師伐吳於豫章而次於乾谿乾谿
在今亳州即春秋譙邑地昭公三十一年吳師圍
弦楚帥師救弦及豫章弦為今河南光山縣地定
公二年楚伐吳師於豫章吳人見舟於豫章而潛
師於巢巢為今廬州府之巢縣則豫章當在近淮

光壽之間杜注云江北淮水南者是矣又定公四年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淮汭即今壽州也鳳陽西壽霍光固之境皆在淮濡既曰舍舟則自豫章循淮陸行至漢道里甚明顧氏又以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指爲今日之鄱陽夫既舍舟循陸又烏得復至鄱陽且鄱陽至闔廬十一年吳伐楚始取番是在栢舉之後其說非也

紀曉嵐宗伯云作小篆而不從其偏旁是謂偁規越矩至於八分隸行草書則各自爲體或相沿或

不相沿不能盡繩以小篆或據小篆以改隸至於怪不可識此爲篤論今兩漢三國隸書存者尚有數十種其爲分爲隸當分析觀之至於天發神讖及國山碑又陳思王碑在分隸中亦稍不同

黃太冲宗義辨分野說謂不當以國爲斷其說本羅泌路史王伯厚天文編蓋疆土遷變三晉未分晉果何分秦拔西河魏當何屬周旣東西何都而直鷄火陳滅於楚何自而入韓分要當以九州之分爲正是也然不若魏陳卓以國配州分州郡躔次其說爲長

西漢惟五鳳二年甄一山嵌曲阜孔子廟庭其餘
碑刻傳世絕少故銘詞亦不多覲張茂先博物志
載西京時南宮寢殿內有醇儒王史威長葬銘曰
明明哲士知存知亡崇隴原埜非寧非康不封不
樹作靈垂光厥銘何依王史威長銘詞甚古

宋荔裳琬藏漢甕蓋云在秦州時耕夫得之隗囂
故宮中內有魚藻文王西樵作歌以紀之余家藏
一甕盃白色醇古特無文藻相傳爲隗囂宮物壬
子入都見同年錢黼堂編修齋中隗囂盃示自秦
中得之與余所藏極相似

翰林院所貯永樂大典二萬二千八百七卷一萬一千九十五冊目錄六十卷彙集古書分韻散編體例未善卷冊亦歲久闕佚乾隆癸巳二月

上命大學士劉統勳等將大典內散篇纂集成書總纂則紀編修昫陸刑部錫熊纂修三十人余時為庶常亦膺是選日於原心亭校纂旋有

旨下各直省採訪遺書先出

內府秘籍及臣僚所進並各督撫採進之書或百種以上或多至六七百種盈篋充棟多未見書於是

命詞臣纂輯四庫全書於經史子集內分別應刻
應鈔應存目三項並於各書撰提要標舉大凡其
書尤雅者

御製詩篇親題卷端續派總裁總閱總校分校等
官悉心較訂視崇文總目蒐羅既廣體例加嚴文
治之盛實為振古未有

四庫全書於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初啟書局於四
十七年七月告成計書三萬六千冊繕寫四分特
建文淵文溯京盛文源圓明文津熱河四閣藏度四
十七年七月又

命於揚州大觀堂建文匯閣鎮江口金山寺文滌閣杭州聖因寺文瀾閣發帑續繕四庫全書各一分安貯俾江浙士子得以就近觀摩謄錄嘉惠士林洵爲盛事

四庫全書經史子集四部經類十史類十五子類十四集類五經部易類共一百五十八部一千七百三十七卷附錄八部十二卷書類五十六部六百四十九卷附錄二部十一卷詩類六十二部九百四十一卷附錄一部十卷禮類周禮之屬二十二部四百五十三卷儀禮之屬二十二部三百四

十三卷附錄二部一百二十七卷禮記之屬二十
部五百五十六卷附錄二部十七卷三禮總義六
部三十三卷通禮之屬四部五百六十三卷雜禮
書之屬五部三十五卷春秋類一百十四部一千
八百一卷附錄一部十七卷孝經類十一部十七
卷五經總義類三十一部六百八十一卷附錄一
部三十六卷四書類六十三部七百三十三卷樂
類二十一部四百五十二卷小學類訓詁之屬十
三部一百二十卷字書之屬三十六部四百七十
八卷韻書之屬三十三部三百八十八卷附錄一

部二卷史部正史類三十七部三千七百五卷編
年類三十八部二千六十六卷紀事本末類十九
部一千三十二卷別史類二十部一千六百一卷
雜史類二十二部二百七十三卷詔令奏議類詔
令之屬十二部七百卷奏議之屬二十九部七百
九卷傳紀類聖賢之屬二部七卷名人之屬十三
部一百一十四卷總錄之屬三十六部八百一十
八卷雜錄之屬九部二十一卷史鈔類三部四十
八卷載記類二十二部四百八卷附錄二部九卷
時令類二部二十九卷地理類宮殿簿之屬二部

十一卷總志之屬七部九百四十一卷都會郡縣
之屬四十九部二千七百四十六卷河渠之屬二
十二部四百七十卷邊防之屬二部二十四卷山
水之屬七部一百十三卷古蹟之屬十四部一百
二十七卷雜記之屬二十九部二百二十五卷外
紀之屬十六部八十九卷職官類官制之屬十五
部三百二卷官箴之屬六部十二卷政事類通志
之屬十九部二千二百九十八卷儀制之屬二十
四部九百六十四卷邦計之屬五部五十二卷軍
政之屬四部二百七十一卷法令之屬二部七十

七卷考工之屬二部三十五卷目錄類經籍之屬
十一部四百三十三卷金石之屬三十六部二百
七十六卷史評類二十二部三百七十八卷子部
儒家類一百十二部一千六百九十二卷兵家類
二十部一百五十三卷法家類八部九十四卷農
家類十部一百九十四卷醫家類九十七部一千
五百三十九卷天文算法類推步之屬三十一部
四百三十一卷算書之屬二十五部二百八卷術
數類數學之屬十六部一百三十七卷占候之屬
二部一百三十五卷相宅相墓之屬八部十七卷

占卜之屬五部三十七卷命書相書之屬十四部
五十三卷陰陽五行之屬五部五十五卷藝術類
書畫之屬七十三部一千六十六卷琴譜之屬三
部十卷篆刻之屬三部十二卷雜技之屬四部四
卷譜錄類器物之屬二十五部二百一卷飲饌之
屬十部十九卷草木禽魚之屬二十一部一百四
十五卷雜家類雜學之屬二十二部一百七十九
卷雜考之屬五十七部六百九十四卷雜說之屬
八十七部六百三十九卷雜品之屬十一部八十
二卷雜纂之屬十部三百九十四卷雜編之屬四

部二百三十四卷類書類六十七部七千三十九
卷小說家類雜事之屬八十六部五百八十卷異
聞之屬三十二部七百二十五卷瑣記之屬五部
五十四卷釋家類十三部三百二卷道家類四十
四部四百四十二卷集部楚詞類六部六十四卷
別集類漢至五代一百十一部一千五百十八卷
北宋建隆至靖康一百二十二部一千三百七十
卷建炎至德祐二百七十七部四千九百七十八
卷附錄一部六卷金元一百七十五部二千一百
十二卷明洪武至崇禎二百四十部四千二百五

十四卷

國朝四十二部一千六百十五卷總集類一百六十三部九千六百四十四卷詩文評類六十四部七百三十卷詞曲類詞集之屬五十八部一百二卷詞選之屬十二部二百六十四卷詞話之屬六部二十三卷詞譜詞韻之屬二部六十卷南北曲之屬三部十七卷

編校諸臣改授館職如陸耳山錫熊由刑部郎中

改授侍讀孫補山士毅由郎中歷任雲南巡撫罷

任總纂館書

特授編修程魚門晉芳由吏部主事改職編修侍

魯傳朝由國子監丞改授庶吉士張若臨能照朱

韜六鈐並以中書舍人改授庶吉士曹容圃錫寶

由山東督糧道王介子太岳由陝西布政罷任修

書並授國子司業胡遵才榮吳澄野紹燦程雪坪

嘉謨並以進士

特授庶吉士五徵君邵二雲晉涵周書倉永年余

秋室集並以候選進士徵入修書

特授庶吉士戴東原震楊秋厓昌霖並以舉人徵

入修書一體殿試

特賜進士戴授庶吉士楊歸班銓選尋亦授庶吉士

浙江教諭張義年著浙江採書錄由教諭卓薦留館修書

命一體殿試未及與而卒

乾隆四十一年

上以宋程俱麟臺故事所載秘書官品頗詳詔大學士集議參仿其制創置閣職用資典守設文淵閣領閣事滿漢各一人以大學士協辦大學士掌院學士兼充掌總領秘書典司提舉閣事一人以

內務府大臣兼充綜理閣務文淵閣直閣事六人以科甲出身之滿洲漢人內閣學士內班出身之滿洲詹事少詹事讀講學士漢人詹事少詹事讀講學士等官兼充掌典守釐緝之事以時與校理輪番入直凡春秋曝書則董率而綜理之文淵閣校理十有六人以內班出身之滿洲庶子侍讀侍講洗馬中允贊善編修檢討漢人庶子侍讀侍講洗馬中允贊善編修檢討及科甲出身之內閣侍讀等官兼充掌注冊點驗之事文淵閣檢閱八人以科甲出身之內閣中書兼充掌排次清釐之事

文淵閣辦理事務內務府司員四人筆帖式四人
由提舉閣事大臣掄選奏充掌一切收發啓閉掃
除及稽查夜直之事

採進書籍其藏書家多至百種以上至六七百種
者分別賞給古今圖書集成及初印佩文韻府如
范懋柱汪啓淑鮑士恭馬裕等並給賞古今圖書
集成各一部總纂紀昀纂修勵守謙汪如藻副都
御史黃登賢監生周厚墉蔣曾瑩吳玉墀孫仰曾
汪汝璫江廣達並賞給佩文韻府各一部
郡縣志書今人多不如古宋次道熙寧長安志之

該洽羅鄂州新安志之簡要潛君高咸淳臨安志之詳備允爲作通志者標準他如梁叔子淳熙三山志周應合景定建康志雖或病其太簡而自有典則即明黃才伯佐廣東志李川父濂河南通志陸鼎儀錢山東通志楊升菴四川通志馬伯循陝西通志亦復精審不苟近時不多覲矣

永樂大典內載唐時輦鑑圖一失名王勃爲之序稱南海好事者示余云當今才婦人作後有令狐楚跋其圖盤曲糾結轉輪鈎枝爲八出銘語排次其上左右迴旋讀之皆成韻又於銘心作菱花花

上八字枝間又八字並環旋可讀遞相爲韻王勃
顰鑑銘序云上元二年歲次乙亥十有一月庚午
朔七日丙子予將之交趾旅次南海有好事者以
轉輪鈎枝八花鑑銘示余云當今之才婦人作也
觀其麗藻反復文字縈迴句讀屈曲韻諧高雅有
陳規起諷之意可以作鑑前烈輝映將來者也昔
孔詩十興不遺姜衛江篇擬古無隔班媛以其超
俊穎拔同符君子者矣嗚呼何勒非戒何述非才
風律苟存士女何算聊撫鏡以長想遂援筆而作
序王勃撰

於時不暇刊勒書於石亭寺東廊

右列顰鑑圖其盤屈

糾結爲八枝者左旋讀之當就支脂字韻右旋讀
之當就先僊字韻後有令狐楚跋云元和十三年
二月八日子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夜直禁中奉
旨進旨檢事因開前庫東間於架上閱古今撰集
凡數百家偶於王勃集中卷末獲此圖並序愛玩
久之翌日遂自模寫貯於箱篋寶歷二年乃命隨
軍潘元敏繪於縑素傳諸好事者令狐楚記景定
中會溪王櫛又爲之箋云馳光匣啓設象臺懸鏡
匣啓匣則光之所達者遠鏡有臺懸臺則象之所立者高詩崇禮閱已後人先
詩崇借以言迴文之叶聲韻也禮閱借以言對鏡之整儀容也對鏡之時貌必莊敬然鏡匣未開人

已先見吾貌矣我之對鏡所見已在人後故必作迴文之詩以崇監戒不待閱鏡而後飾禮容也

奇標象列耀炳光宣

標格迴出於塵外景象森布於其中光輝發越無所不燭

專言鏡也

施章德懿配合樞旋

蘊內美而著乎外託鏡而言人也轉圓機而合

乎樞言鏡之象天也

媼妍萃盡飾著華鉛

天賦之妍醜於此而畢聚焉人爲之

粉飾於此而形見焉

熙雍合雅約隱章篇

言語合乎風雅意義約隱於篇章此

言迴文之作也詞分綵繪義等簡筌

繪畫其文詞合乎簡冊之義此亦言迴文

也

移時變代壽益年延

時代雖有變易萬古不規可磨滅此亦言鏡也

天矩地引派分源

圓虛之體象天厚重之質如地言鏡也有派之引有源之分言

迴文也

池輕透影羽翠含鮮

如池水之清如翠羽之明此言鏡之光也卑

尊爾敬志節斯全

以鏡自戒當修身正心也

眉分翠柳鬢約輕

單作銘者婦人也此言婦搗詞掩映鵲動翩聯此言

銘之華絢文之交映如鏡照物而攝影也披雲拂雪戒後瞻前披去塵翳洞見

前後當思謹戒此言鏡也隨形動質義衍詞編上言鏡也下言銘也姿凝

素月質表芳蓮上言鏡體質之明潔下言銘枝幹之環繞疲忘怨釋垢

滌瑕捐以戒覽鏡者釋其憂慮枝芳表影玉綴凝

烟上言銘之文采下言鏡之光輝儀齊罔象道配虛圓上言鏡之用下言鏡之

體之閨闈謹守暮早思虞閨闈早暮當思虞謹守此示戒於人也漪漣

配色繡錦齊妍上言鏡之清下言鏡之華垂芳振藻月引星連

此言鑑銘之象也緇磷異跡澈瑩惟堅磨而不磷涅而不緇既明且固此言

人與鏡當如是也釐豪引照古遠芳傳分毫洞燭芳名可

鏡與銘皆可
以傳遠也

右自右旋迴讀懸臺象設啓匣光馳

傳芳遠古照引豪釐堅惟瑩澈跡異磷緇連星引

月藻振芳垂妍齊錦繡色配漣漪虞思早暮守謹

閨闈圓虛配道象罔齊儀烟凝綴玉影表芳枝捐

瑕滌垢釋怨忘疲蓮芳表質月素凝姿編詞衍義

質動形隨前瞻後戒雪拂雲披聯翩動鵲映掩詞

摛蟬輕約鬢柳翠分眉全斯節志敬爾尊卑鮮含

翠羽影透輕池源分派引地矩天規延年益壽代

變時移筌簡等義繪彩分詞篇章隱約雅合雍熙

鉛華著飾盡萃妍媸旋樞合配懿德章施宣光炳

耀列象標奇先人後已閱禮崇詩右自左旋迴讀
花上右旋曉月清波皎月澄河八字皆可起讀左
旋亦然但自曉字起右旋讀之爲通枝間左旋耀
日菱芳照室冰光八字皆可起讀右旋亦然但自
耀字起左旋讀之爲通王櫛跋云鑑有銘聖志也
有儆戒之道焉輪鈎八花彤管有煒辭音典則終
和且平視璣圖錦織根於忌怨而作者萬不侔矣
予得而玩之不忘顧驟讀者莫知其端以爲病理
郡清暇與東江王君味言紬義探索起止隨筆爲
箋亦粗得其槩嗚呼石亭之書泯庫架之藏逸幸

而僅存者可不寶用而廣其傳哉景定四年歲在癸亥十有二月乙亥會溪王楠書於郴治脩然堂又陳伯大後跋云會溪先生博物洽聞讀書如禹之治水苟涉詞義率不肯草草目過雖唐人鑿鑑銘亦尋繹顛末爲之箋自馳光匪啓而發語至古遠芳傳而卒章始言啓匪以對鏡終言託銘以傳遠也間嘗視僕從而證之曰八方布卦震實位東震其啓明之地乎花上八字曉實直此曉其窺照之時乎右旋讀之於此起文信矣若稽枝間東曰耀日南爲菱芳照室居西水光在北方義各著震

起艮止之意寓焉左旋讀之又當自懸臺象設而發語至閱禮崇詩而卒章始言懸臺以置鏡終言作詩以崇規也蓋馳光起於曉字而右旋左屬陰故月在曉之右懸臺起於耀字而左旋左屬陽故日在耀之左左右不同而起於震則一也噫造化無停日夜不息循環無端天運之不窮也彼默而識之此研而索之發製作之初心照潛伏之秘蘊是之推耳鑑銘云乎哉先生既梓而置諸泮敢疏管見於編末景定四年歲在昭陽大淵獻丙子除夕郡文學椽玉筍峯前陳伯大敬堂書於燕喜堂

是圖曾

命書局呈閱

御製肇鑑圖七言律詩題於簡端

益都鍾龍淵羽正作正統論畧云三代漢唐宋正
統也東周君蜀漢昭烈帝晉元帝宋高宗正而不
統者也秦始皇晉武帝隋文帝統而不正者也雖
非正統不可不以帝予之也以天下無久虛之理
也若夫王莽曹丕朱溫義旣不正勢又不一不得
言正亦不得爲統而乃從而帝之此司馬歐陽之
誤也長洲宋旣庭實穎有黜朱梁紀年圖論畧云

王莽不得爲新安祿山不得爲燕全忠豈得爲梁
乎且其時移檄興復唐室者有晉岐蜀淮南四國
或爲唐之臣子或爲唐之賜族則唐室未嘗亡也
今黜朱梁紀年而以晉岐淮南之稱天祐者爲主
始於天祐四年丁卯至後唐莊宗同光元年甲申
而止亦春秋書公在乾侯之義也兩論極爲嚴正
永樂大典載易緯八種乾坤鑿度二卷周易乾鑿
度二卷易緯稽覽圖二卷易緯辨終備一卷易緯
通卦驗二卷易緯乾元序制記一卷易緯是類謀
一卷易緯坤靈圖一卷坤靈圖殘缺不完僅存論

乾大畜无妄卦詞及史注所引日月聯璧數語而已易通卦驗余所纂也曾以聚珍版印行今是本絕難得矣

呂大臨考古圖較博古圖爲精密續圖引呂叔與考古圖又有紹興壬午紀年非大臨所作故續圖不見晁志釋音五卷亦未及續圖一字錢遵王謂續圖亦大臨作誤矣明宣德中彝器製作極精妙禮部尚書呂震等奉勅撰宣德彝器譜八卷皆當日製器圖式工料及供用名目釋名二卷列仿古規模尺寸甚詳余藏宣德彝器譜一卷止載某宮

某殿供用名目件數乃震等進呈彝器清檔也

東坡云希白作字自有江左風味故長沙法帖比
淳化待詔爲勝世俗不察爭購閣本誤矣公又云
蘭亭樂毅東方先生三帖皆絕妙雖摹寫屢傳猶
有昔人用筆意思比之遺教經則有間矣又云顏
魯公平生寫碑惟東方朔畫讚爲清雄字間櫛比
而不失清遠其後見逸少本乃知魯公字字臨此
書雖大小相懸而氣韻良是非自得於書未易爲
言此也又云永禪師欲存王氏典型以爲百家法
祖故舉用舊法非不能出新意求變態也然其意

已逸於繩墨之外矣云下歐虞殆非至論歐陽論書云蔡君謨獨步當時此為至論其行書第一小楷第二草書第三就其所長而求其所短大字為小踈也以上數則為書家定論

宣城梅文鼎字定九著中西算學通若干卷中者中國之法西者泰西之法其書有九一曰籌算目有七曰乘除平方立方帶縱平方帶縱立方開方捷法開方分秒二曰筆算目六曰加減乘除異乘同除開方其別有二曰西法回回法三曰度算目十曰平分線分面線分體線更面線更體線分圓

線正弦線割線五金線其別爲矩算四曰比例算
目三曰比例四線比例四線新比例五曰幾何摘
要目三曰線面體六曰三角法目二曰平三角弧
三角七曰方程論目六曰正名極數致用刊誤測
量雜法八曰勾股測量目三曰測高測深測遠其
別有六曰矩度矩尺象限儀鏡測立測扇測九曰
九數存古目九曰方田粟布差分少廣均輸商功
盈不足方程勾股邵子政昂霄論其書多前人所
未發吾鄉楊學山作枚與文鼎游遂盡其秘

永樂十五年周王有燉摹刻蘭亭叙及圖畫詩跋

而益王翊釗於神宗二十年重鐫其子常遷又於神宗四十五年補刻原刻定武蘭亭三褚遂良摹本一唐摹賜本一李公麟流觴圖柳公權書孫綽蘭亭後序米芾跋有燉書諸家蘭亭考證並跋又趙孟頫十八跋朱之蕃跋明太祖流觴圖記乾隆庚子

內府得原刻蘭亭叙及圖畫詩跋端石十四段因出秘府舊藏明榻本

命內廷翰林校勘定武蘭亭逸其一流觴圖逸三分之一蘭亭考證逸後一段其趙孟頫朱之蕃跋

及洪武流觴記全逸俱補行摹刻原石背面以成
全壁流觴圖則畫院供奉賈全臨仿補刻

御製補刻明代端石蘭亭圖帖詩以誌事真藝林
盛典也

獨孤及毘陵集二十卷皇甫湜稱獨孤之文如危
峯絕壁穿插霄漢長松怪石顛倒溪壑王阮亭殊
不謂然然唐之古文得元結與及始湔除繁濫故
唐實錄有韓愈學及之說不可過非也中如馬退
山茅亭記乃柳宗元作不應竄入武進趙懷玉從
歙縣鮑君廷博借得長洲葉氏所藏吳文定東閣

本葉以趙氏吳岫本馮氏曹甲本互相叅校趙君
因校刊之原集之外又得公雜文十首其謚議誅
傳有涉於公者並附篇後

吾鄉吳桂森撰周易象象述五卷乃踵其師錢一
本像象管見而作故以述爲名採入四庫全書管
見惟即卦爻以求象即象以明人事而是書所注
皆一字一句推尋義理頗有新意吳晚年兩目並
瞽蓋精於易者

漢時有街彈之室在街置室檢彈一里之民於此
合耦使相佐助見周禮里宰注所謂以漢法證之

者也蓋漢有都鄉正街彈碑隸釋墨池編並作衛
彈洪景伯反譏金石錄誤認衛為街遂云莫曉其
為何碑殊失考王伯厚漢制考得之

宋太平興國三年七月詔七夕嘉辰著於令甲習
俗多用六日非舊制也宜復用七日今仍用七日
始此

姜氏秘史所載建文帝時事實較有可據余於京
師購得鈔本二冊不分卷帙為谿南李氏所藏姜
氏不著其名卷末有吳江周來跋云是書姜清所
輯清江寧人或云姜寶恐非而朱竹垞跋秘史則

年風堂集 卷二
以清為弋陽人字源甫正德辛未進士官尚寶少
卿

東坡除中書舍人復遷翰林學士知制誥謝宣召
入院表云玉堂賜篆仰淳化之彌文寶帶重金佩
元豐之新渥何等莊雅其謝賜對衣金帶馬表云
命服斯皇詩詠周宣之德康侯用錫易稱王母之
仁又云至誠樂與有緇衣之好賢俊民用章無白
駒於空谷用意典切皆出自然翟公巽謝表云謂
臣有緇衣之宜敝予又改以臣從大夫之後不可
徒行集句裁對流動擬之長公殊遜清貴

沈石田虞山三檜圖卷有前後紀游詩十餘章王
弇州所藏見弇山續稿余曾見華子鳴豫藏石田
三檜圖筆意蒼渾有尺幅千尋之勢弇州所云啓
南翁又別圖三檜者即此本也允稱神品

宋晁季一墨經載製墨法於和膠尤極加意謂上
等煤而膠不如法亦不佳如得膠法雖次煤亦成
善墨至明沈繼孫墨法集要以古松烟法不傳皆
載油烟之法自浸油水盆油餞烟盃燈草燒烟篩
烟鎔膠用藥搜烟蒸劑杵搗稱劑鎚鍊丸擗樣製
入灰出灰水池研試印脫等法咸備

宋陳敬集沈立洪芻以下十一家之香譜彙爲一書至明周嘉胄撰香乘二十八卷凡香之名品修製典故藝文備於是書

余鄉秦氏摹宋刻小版九經剞劂最精點畫不苟惜其版久爲大力負去王貽上謂與倪雁園槩家宋刻本方幅正同而秦本較勝

言茶以陸羽茶經爲首蔡君謨以漸鴻不載閩產丁晉公茶錄但論製造不及烹試乃作試茶錄上篇論茶下篇論茶器盡烹試之法朱子安東溪試茶錄補丁晉公茶圖及君謨茶錄之遺謂品茶宜

辨所產之地或相去咫尺而優劣頓殊故於諸焙道里言之最詳

闔閭城在吾邑西北相去四十五里越絕書云伍員取利浦及黃瀆土築闔閭城吳地記云城周敬王六年伍員伐楚還運潤州利湖土築之不足又取吳地黃瀆土爲大小二城當闔閭伐楚回故因號之若以越絕書利瀆爲證恐非吳之大城自姑蘇至潤州四百餘里其取土不應若是之遠今按闔閭大城在姑蘇即今之平江是也小城在縣之西北富安鄉閭堙其地邊湖其城猶在至今其處

土人有城裡城外之稱縣東梅李鄉有利浦并黃
土瀆去縣十里非潤州利湖也又按史記伍員傳
云吳王夫差殺伍子胥取其尸盛鴟夷革浮之江
中吳人憐之爲立祠江上因命其山曰胥山張晏
曰太湖邊去江不遠百步故云江上今城之側有
閭江江之側有胥山其證明矣見元王仁輔舊志